

懷

恩

記

(選載)

于右任原著

開國元勳于右任先生為學治事道德文章，皆足為現代青年之典範與楷模，本年四月適值先生八十九歲冥誕，本雜誌第二期又在青年節前夕出版，茲特選載于先生懷恩記一篇，該文刊於民國二十八年，原名牧羊兒自述，來臺後重印改為我的青年時期，五十一年再版始改為懷恩記。本文選自王成聖主編「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」天聲出版社印行。

編者

堂後枯槐更着花，堂前風靜樹陰斜。
三間老屋今猶昔，愧對流亡說破家。

這是我前年歸省三原西關斗口巷老屋的詩。

古人說得好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當我回去的時候，我那破舊的宅子裏，留下的幾間老屋，看去都像親人一般，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。況我生在歷史上代產聖哲的關中，有雄壯的地理，有深厚的文化，又有親愛的家庭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要當堂堂地做個人。不謂年光流轉，白髮盈頭，在這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，但覺學問荒疎，不敷應用，對於國家民族，又如何的抱愧呵！

我的故鄉是陝西涇陽斗口村，所謂斗口，就是白公渠——今之渠惠渠——分水的一個口子。那時水量很少，農田灌溉，甚為困難；這個支渠，雖灌地甚少，得之已不容易。我于家的始遷祖，已不能深考，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，所以鄉人稱為斗口于家。三原縣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約四十里，有一土坵，唐高祖獻陵也；陪葬者三十餘人。碑估售之市，有獻陵八種，即漢陽令于孝顯，燕國公子志寧，明堂令于大猷，兗州都督于志微，共計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碑，我小時並不知此，靖國軍時，三原學者問我與此碑關係，

我答先人無任何傳說。于姓本來不繁，在清朝中葉，尚有五家，回亂後祇剩三家。我生在三原東關河道巷，又在三原讀書應試，因此就著籍為三原人了。

我們一家共三房，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寶善公為大房，先祖峻堂公生二伯漢父卿公寶銘先嚴新三公寶文，為二房和三房。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，我的母親是趙太夫人。二伯父先在南昌經商，旋赴香港。先嚴則十二歲就步行入蜀，做江津典舖的學徒，後方轉至岳池。那時我家生活日艱，由三原遷回鄉下。及祖居被燬，又遷住村東灣子楊堡。先母生我後即多病，既感於家庭處境之難，又無錢醫治，遂鬱鬱以終。時我尚未滿二歲，於先母的一切，全不知道，祇記得後來伯母說：「陝亂平後，汝外祖由甘肅靜寧縣逃荒東來，手攜汝母，背負汝舅，至邠州長武間，力竭食盡，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，恐牽連大家餓死，不得已棄之山谷中，行數十里矣，駱駝商人，見而憐之，載以行，追及汝外祖，贈以費而還其女。」又說：「汝母面方而敦厚，與心如一，那是使我不能忘的。」這是一點慘痛的歷史而已。我以一無母之兒，又處在單寒孤弱的家庭中，所以能成立為人，幼不失學，可說全由伯母房

太夫人停辛佇苦而來，伯母之恩，真是我畢生所報答不盡的。伯母是涇陽楊府村人，家世業農，排行第九，故幼即稱為九姑娘而不名，十七歲來歸。嗣二伯父去香港，每一家信動輒經年。先嚴在川，亦隔三年始得一歸。因此伯母和先母，妯娌同居，相依若命，當先母逝世的半月，伯母適歸寧母家，一夜，夢迷離風雨中，牆頭有婦人攜一兒，垂淚相招，心知其事不祥。及歸，先母病已劇，泣謂伯母曰：「此子今委嫂矣，我與嫂今生先後，來世當為弟妹妻子以還報耳。」（按先後即妯娌，字見史記。讀若線候，今鄉人土話猶然。）那時我初離乳，身弱多病，伯母帶往楊府村就醫，歸而新宅又燬，自此隨伯母外居祖父家中，歷時九年。外祖家中人，莫不敬伯母，也莫不愛我，雖人口加多，農產有限，豐歉寒暖，從無不歡。村中老嫗某謂伯母曰：「九姑娘抱病串孀兒，欲了今生，豈不失算？況兒有父，父又一子，即提攜長大，辛苦為誰？又其伯父聞已卒於南方，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，眼角食能吃一生乎？」伯母應之曰：「受死者之託，保于氏一塊肉，那個望報？設使無此母家，亦當為傭以給吾兒。如其父歸攜兒以去，則為尼終老，亦所甘心。」這可見伯母立志之如何堅定，和愛我之

三十五(者立後)生先任右子年十二國民

照合生先老伯相馬師恩其與時歲



如何真切了。自回捻戰後，農田半荒，鄉人多兼營畜牧。表兄敏事，積歲錢買一跛羊，不久即產小羊，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，伯母用三百錢復買一跛的。某日冬牧，我隨諸牧兒往，忽有三個狼，從荒草中躍出，諸牧兒和羊羣均驚散。我們兩隻跛羊，為兩狼所攫，在墳角齧食。時我方在墳東，專力掘野紅根（河南人謂之牽巴巴），一狼踞墓西，相距不過數尺。村人楊姓在田中望見，手執鐮刀奔至，挾我歸家。伯母聞驚急出，匆匆道中，幾不能前。事後，諸舅父因小兒無學校收容，溷跡羊羣，甚為擔心，於是亂後興學之議以起。桐邑老儒第五先生（第五倫之後），年六十餘，出山謀作農備，見鄉人修學塾，自薦為師。我遂於七歲的春天，以一個流離的孤兒，入村中馬王廟為學生。

第五先生授課凡兩年，見我入學以時，衣敝而潔，詢知其故，深為歎異，於是教我益加盡力。離館時，撫我曰：「世間無母之兒，安得所遇盡如汝哉？」蓋先生幼時亦抱家庭之痛也。伯母於每年寒食節，必帶我回鄉掃墓。兩村相距，約十二里，有時諸舅以牛車相送，有時步行，某處老墳，某處新墳，至時必鄭重以告。至先母墳前必哭，哭必祝告：「兒幾歲矣，讀書幾冊。」我聞而悲慟，讀書不敢不勤。農忙時，亦隨伯母及諸表弟至田間拾麥；往往拾之於舅父離畔的，復賣之於舅父，舅父仍一再以勤勞相勸。我有歸省楊家村外家詩五首，追記那時的情形：

朝陽依舊郭門前，似我兒時上學天。
蠶慰白頭諸舅母，幾番垂淚話凶年。
無母無家兩歲兒，十年留養報無期，
傷心諸舅墳前淚，風雨牛車送我時。
記得場南折杏花，西郊棗熟射林鴉。

天荒地變孤兒老，雪涕歸來省外家。
桑柘依依不忍離，田家樂趣更今思。
放青霜降迎神後，拾麥農忙放學時。
愁裏殘陽更亂蟬（遺山句）遺山南寺感當年
（元遺山亦讀書外家）顏垣荒草農神廟，過我書堂一泫然。

到了十一歲，伯母帶我至三原東關，依三叔祖重臣公。三叔祖望重一時，交友甚廣，與毛班香先生經時友善，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業。是年，先嚴返里，繼母劉太夫人來歸，亦賃居東關石頭巷，但我則仍依伯母。伯母督課每夜必至三鼓，我偶有過失或聽到我在塾中嬉戲，常數日不歡。其愛護之心，和嚴正之氣，至今夢寐中猶時時遇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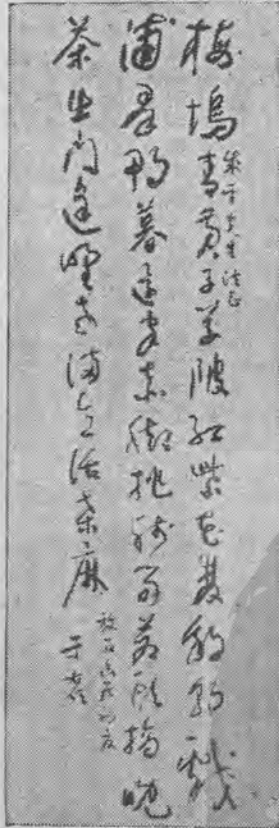
毛班香先生，是當時有名的塾師，我從遊九年，讀經書、學詩文而外，對於他專心一志的精神，尤其佩服。他常常對我們說：「我沒有甚麼長處，只是勤能補拙。」這雖是先生的自謙之詞，卻是他生平所身體力行的。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別：由他自教大學生，更由大學生分教小學生。平常每日授課兩次，夏季日長，則加課一次，都須背誦，並帶背舊書，所以讀書比較精熟，尤其值得記述的，是太夫子漢詩先生亞農。太夫子亦曾以授徒為業，及年老退休，向常常為我師代館。他生平涉獵甚廣，喜為詩，性情敦諧，循循善誘。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：一是翰林宋伯魯，一名醫孫文秋。希望我們努力向上，將來勝過他們。對我的期望尤殷，教導也特別注意。太夫子又喜作草書，其所寫是王羲之的「十七鵝」。每一個鵝字，飛、行、坐、臥、偃、仰、正、側，個個不同，字中有畫，畫中有字，皆宛然形似，不知其原本從何而來。當時我也能學寫一兩個，但現在已記不得了。

在毛先生私塾時，我已開始做古近體詩，如唐詩三百首，古詩源、選詩等，都會讀過，但是

循文雜誦，終覺不生興味。一日，先生外出，我以大學生的資格，照料館事，書架上有文文山謝疊山詩集殘本，我取而私閱，見其聲調激越，意氣高昂，滿紙的家國興亡之感，忽然詩興大發，我之做詩，殆可以說由此悟入。

至於我之所以略識學術門徑，卻以得益於庭訓為多。先嚴雖為家境所迫，早歲經商，但自修甚勤；又從師問業，博覽羣書，所以見識反較一般科舉中人為高。嘗手寫史記全部，點過十三經兩遍。輯修家譜，選成治家語錄三卷；又嘗借鈔張香濤的輅軒語和書目答問，寄存家中。某書當讀，某書某處重要，亦時以問業所得，在家信中表示及。岳池典舖中的掌櫃馬芝洲先生不成，是明儒馬谿田先生的族人，喜刻先代遺書，常囑先嚴任校勘之役。先嚴又愛讀袁子才的小倉山房尺牘，以為社會應用，最為便利；馬先生的父親曾經注過此書，先嚴為之整理刊行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傳。某年先嚴回里，除料理家務外，一面從陳小園先生學習醫，一面則自修經籍。我日間上學，晚則回家溫習，父子常讀至深夜，互相背誦，我向先嚴背書時，必先一揖，先嚴背時亦向書作揖如儀。我在斗口村掃墓雜詩中，有如下的一首

發憤求師習賈餘，東園始賃一椽居。
嚴冬漏盡經難熟，父子高聲替背書。



寶墨老右于

見者多疑其不尚詞藻，不尚詞理，對付，而所作八股文，則與當時的風氣不同；以書、禮、史記、張子正蒙等書為本，祇重說理，居恆鬱鬱不樂。及葉伯

就是詠的那時的事。先嚴最喜買書，在岳池劉子經先生典當時，陸續寄歸的，已經不少。但是每年的薪水不過數十兩，回家又須還債，家境甚窘，雖不至於挨餓，但有時竟至沒有鹽吃。及移住東關葉岸喻宅，前院是一個炮作房，我每天飯時回家，便去做炮，或打炮眼，或裝藥線，每盤制錢一文，一日可做三四盤，用以貼補家用，添買紙筆，有時亦買糖以自慰，那時一枚糖祇值一文錢，但開支已覺得奢侈了。一夜炮房失火，掌櫃全家燒死，我的臥房與之毗連，幾乎波及。隔日見炮房牆腳有火藥三大甕，撫之餘熱未退，幸上有石蓋，未經爆炸，否則早已葬身火窟了。炮房燒後，我失去了大宗收入，好似工人失業一般。因試往本縣學古書院考課，第一次就得了二錢銀子（每錢換制一百一十餘文），此後時被錄取，經濟復形活動。十五歲，同學多勸我應試，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廢學業，都不贊成。到了十七歲，趙芝珊先生維熙督學時，我以案首入學，塾中功課始漸自由，所讀的書，可以由自己選擇，先生不過任講解督課之責而已。兩年後，毛先生謂我學已小成，應出從名師，以資深造。所以三原宏道書院、涇陽味經書院、西安關中書院，我都曾經住過。時讀書稍多，詩賦經解均略能對付，而所作八股文，則與當時的風氣不同；以書、禮、史記、張子正蒙等書為本，祇重說理，

泉先生爾愷入關督學，我始得露頭角。

葉先生在當時學使中，以學問淵博著稱，幕府中如葉淵、葉瀚浩吾兩先生，都是東南知名之士，尤好講求新學。學政衙門，本設三原，葉先生下車伊始，觀風全省，出了幾十個試題，各門學問，無不具備，繳卷以一月為期。我勉強做成了十許篇，冬寒無火，夜間呵凍所書，忽濃忽淡，甚形潦草。但葉先生對我的文章特別激賞，評語有「西北奇才」之一目，更嘉獎了許多話。傳見時，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國日記，勉我留心國際情形。並謂：「此書祇帶來一部，閱讀後仍須繳還。」真可謂刮目相看了。我經葉先生識拔，時譽漸起。葉先生任滿後，沈淇泉先生繼任督學。因我處連年荒旱，死亡枕藉，沈先生在東南募集鉅款，創設粥廠，欲得一少年有為之士，擔任其事。時我在宏道書院肄業，以孫正沅先生之薦，特調我出任廠長。我初出學校，見飢民多端，在我的面前，不由得我不動心、不努力，因此開廠後連夜忙碌，竟累得生了一場病。幸廠中會計獨立，責任較輕。至第二年麥子將熟時，以餘糧分給飢民，廠事因之結束。廠中有民夫二十餘人，經數月來之教導，本是一種很有用的力量，因為無法保留，祇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。廠址在三原西關，即現在我所辦的民治學校也。我在粥廠近一年，雖得了一點辦事經驗，但其時正在求學期間，課程上損失甚多，終覺是可惜的。及粥廠散後，沈先生送我入陝西中學堂肄業。

我之入陝西中學堂，在庚子春間，校址為西安有名的北院。總教習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樹，精熟經史，講解詳明，我從遊半年，受益最多。及庚子之變，西后母子入陝，北院改作行宮，學校無形解散，又令堂中師生，衣冠出城，迎接聖駕，在路傍跪了一個多鐘頭。我於愧憤之餘，忽發奇想，欲上書陝西巡撫岑雲階，請其手刃西后，

重行新政。書未發，為同學王麟生先生炳靈所見，勸我不要白送性命，始止。這種幼稚思想，由今思之，真是可憐。

陝西提倡新學最力而又最澈底的，當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，朱先生本是一個小學家，其治經由小學入手，其治西學則從自然科學入手，在當時都是第一等手眼。自謂是明秦王之後，故講學時多紹述明末遺老精神，以勵後進。其弟孫長安毛俊臣先生昌傑，則以經學家而兼擅詞章。二人學行契合，相得益彰。朱先生曾與孫正沅先生發起天足會，又創設勵學齋，集資購買新書，以開風氣。那時交通阻塞，新書極不易得，適莫安仁、敦崇禮兩名牧師在三原傳教，先嚴向之借讀萬國公報、萬國通鑑等書，我亦藉此略知世界大勢。及聞朱先生以新學授徒，嚮往甚殷，遂以師禮事之，朱先生亦置我於弟子之列。因朱先生的關係，又得問業於毛先生。同學中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靈、茹懷西先生欲可、程搏九先生運鵬等，都往來於兩先生之門。眼界漸寬，所治學問，亦不甘以考據詞章自限。茹、程二同學喜讀書，胡遺集，朱先生曰：「文章雖佳，題目則差，請你們留意。」我聞之大為感動，有一次竟將所有新書燒燬，頗有「天地悠悠，愴然涕下」之概。這都是我們少年時之狂態，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響。因為經朱先生的啟沃，我們的思想，已經漸漸的解放了。

那時關中學者有兩大系：一為三原賀復齋先生瑞麟，為理學家之領袖。賀先生學宗朱子，篤信力行，我幼年偶過三原北城，見先生方督修朱子祠，儼然道貌，尚時懸心目中。劉先生治西漢今文之學，精四通（通典、通志、文獻通考，資治通鑑），兼長曆算，為味經書院山長，曾刻經史甚多，以經世之學教士，一時有南康北劉之目。戊戌政變，劉先生感憤之餘，曾遙祭六君子，為清吏所嫉視。我之謁見劉先生，已在戊戌十月

，其時謠言朋興，劉先生見我至，詔曰：「汝何為於此時就我乎？」我曰：「正惟此時，我乃來就先生也。」劉先生聞言甚為驚異，待我甚優。雖從遊一月，先生即解館回煙霞洞，但是印象却甚為深刻。

我之革命思想，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啟沃為多。但在幼年寄居楊村外家時，却有一段故事，應該補述。西北風俗，農人日工完畢，多至場畔「喝湯」。所謂喝湯，就是南方的消夜，也可以說是吃晚飯。場廣一畝至數畝，平時為農作物之用，喝湯時則分配次日工作，或談閒天。一曰我的表弟說：「我讀完百家姓，何以縣官的姓，書中不見呢？」四外祖答道：「他們是滿洲人呀！滿洲人打敗了我們的祖先，將中國的江山佔了，所以我們的百家姓上不要他。」當時我亦莫名其妙，但起了一個民族意識的憧憬。後來學習學業，循例應試，這個民族意識，亦若晦若明，旋疊旋動，沒有什麼確定的界限。及至從朱佛光先生遊，先生意見甚高，講學亦極為大膽，時時得聞革命的緒論，但仍祇是一個啟蒙時代。及庚子以後，我的民族思想，始日益高昂。時有拳案罪臣毓賢及兩弟毓俊等，隱居三原東里堡，在清涼山唐園等處，題壁詩甚多，滿懷悲憤，寫作俱佳。我却以民族的立場深非其人，曾題詩其旁，有：「乃兄已誤人國家」之句。我之為升允所注意，殆以此事為始。

我此時心目中，常懸着一個至善的境地，一樁至大的事業。但是東奔西突，終於找不到一條路徑。平時所讀的書，如禮運，如西銘，如明夷待訪錄，甚至如譚復生仁學，都有他們理想的境界。又其時新譯的哲學書漸多，我也常常購讀，想於其中求一個圓滿的人生觀。但書是書，我是我，終不能打成一片，奠定我思想的基石，解除我內心的煩悶。我小時，二伯父曾經叫我到香港讀書，以家計困難，未能成行。及聞上海志士雲

集，議論風發，我蜃居西北，不得奮飛，書空咄咄，嚮往尤殷。因思與平、武功一帶，為周室開基之地，歷代以來，名賢名將，史不絕書，頗欲一遊其地，以資觀感。適與平縣知縣楊吟海先生宣潮託妹周石生先生籍聘我教其兩弟，遂欣然而往。在興平時，我作詩的興會甚濃，今摘錄雜感一首，以見一斑。

柳下愛祖國，仲連恥帝秦，
子房抱國難，椎秦氣無倫。
報仇俠兒志，報國烈士身。
寰宇獨立史，讀之淚沾巾。
逝者如斯夫，哀此亡國民。

當時像這樣的詩，做得不少。由友人孟益民、姚伯麟二先生幫忙付印，名曰：「半哭半笑樓詩草」。就詩格而論，真應該悔其少作了。楊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，從軍新疆多年，在興平縣任中，勤政愛民，提倡新學，政風甚佳。我在署中，除教書以外，並幫他看學校課卷，他亦在閒時為我說西北情形。及我鄉試中式，他升任商州知州，故拉我作商州中學堂監督。

我因詆訛時政，狂名日著，及詩草刊行，益為清吏所忌。甲辰年的春天，我將商州中學的事，請李儀祉協、茹卓亭欲立兩先生代理，即往開封應試，陝甘總督升允已以「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」等語，密奏清廷。時拿辦密旨已下，會電報和驛站都發生障礙，明文未到，不好動手。同學李和甫乘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雲貴，探知升允出奏之訊，因商諸先嚴，擬專差往開封送信。當時頗有人以為官家交通便利，恐於事無濟的。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，以盡人事。由三原至開封，驛程計十四天，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個認識我的信差，限七天送到。信差如期到開封後，不知我住在何處，正在尋問，適我因煩悶，與同學南右崑到街頭散心，不期而遇，遂於當夜準備出走。李老伯事前擊劃周詳，因禹州有他所設商

號，令我往避。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計劃，所以天明即坐小車出城，徑赴許州。倘再遲三四小時，緹騎即至，我就不及出走了。秦豫各地風俗，新歲賀年，客人的大紅名片都貼在壁上。臨行，我揭了名片二十餘張，沿途遇人盤詰，即隨手取一名片，以片中姓名應之，居然渡過難關。到了許州，坐在火車頭的炭窩中，至駐馬店，換車到漢，但此時名片也用完了。李老伯平時相待甚厚，以我貧寒力學，時加周濟，此次出險，尤全仗其力，在這裏特書以為紀念。又同時應試的王曙樓先生文海、王心芸先生存厚、朱仲尋先生志彝，都是我最好的同學，自我離汴後，捕吏追至鞏縣，將他們羈留經月，幾被株連。舊僕吳德，歷受嚴刑，終未將我行蹤供出，這都是我感念不忘的。到漢即時東下，舟次南京，潛行登岸，遙拜孝陵，感憤成詩一首：

虎口餘生亦自矜，天留鐵漢卜將興。

短衣散髮三千里，亡命南來哭孝陵。

我二十五歲以前的事，大約如此，到上海以後，受恩最重，得益最多的，是亡師馬相伯先生。從此即以學校和報館為基礎，盡力國事，那是以後的事。現在抄我去年答鄉人勸北歸的金縷曲一闋，以作本文的尾聲：

百事從頭起，數鷺翁平生湖海，故人餘幾！
 嗟那應到寒之友，多少成仁去矣。到今日風雲誰倚？人說家山真壯麗，好家山須費工夫理。南與北，況多壘。乾坤大戰前無比。愧余生，嵯峨山下，衛公同里。不作名儒兼名將，白首沉吟有以。料當世知君何似，聞道傷亡三百萬，更甘心血染開天史，求祖國，自由耳。（寒之友，是余與經頤淵先生所組書畫社）。

李品仙回憶錄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歷經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轉戰南北，閱歷閱富。著有「李品仙回憶錄」，翔實生動，包羅萬象，要目如后：武昌起義。回桂連絡。陸榮廷與廣西。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。機關槍長的故事。轉入湘軍服務。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。兩次危險的任務。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。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。唐生智與顧和尙。唐生智倒趙與北伐。先鋒變成後衛。武漢三鎮的光復。寧漢分裂與清共。北伐的最後一戰。編遣會議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。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。抗戰開始率師出征。京滬棄守。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。武漢保衛戰。武關道上。隨棗會戰。重回大別山。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。戰時皖政實施紀要。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。皖南行與立煌事變。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。邊區雜憶。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。日寇投降。隨勝利上演的悲劇。安徽的復員與接收。空城計。戡亂戰局逆轉。大陸淪陷。林泉息影。
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五專教材
高普考
考試必讀

國父思想

陳嘉猷教授著

本書為陳嘉猷教授精心傑作，闡揚國父思想真理，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、世界主義、帝國主義、民主主義、極權主義、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作客觀之比較，乃至與共產主義之明確對；證驗三民主義之優越性，肯定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。剖析共產國際主義之本質、陰謀，並批判共黨之階級門爭論、唯物史觀、剩餘價值、國際主義，及唯物辯證法等之謬論。對國父所說「民生主義，就是共產主義」一語，由共產主義五種不同類型中，闡明其立言本意所在，從學理根本上揭穿並消滅共產邪說，肯定反共必勝，復國必成。全書五十萬言，附特載十種五附錄三種。將近三十一年（六十一至七十三年）來之高普考與特考試題，將近三十一年（六十一至七十三年）來之加高普考特考試題，作有系統的綜合彙編共二百十六題。足供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號立即寄書。

浩然集

喬家才著

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「鐵血精忠傳」。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。「關山煙塵記」。「海隅叢談」。「為歷史作證」伍巨冊合訂為「浩然集」一部定價台幣壹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。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